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二十三
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

周禮補亡六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閩書作同安人未之詳也是書本俞庭椿王與之之說謂冬官一職散見五官文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九秋官之屬五十九冬官之屬五十四又云先王不

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而兼攝相半如掌葛徵絺綌及掌染徵染之類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說皆自信不疑周禮一書不過闕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間俞王二家倡為異說而五官俱亂葵又從而推波助瀾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今諸書散佚惟此書為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據葵自序書蓋成於

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盡殫一生之力使至今談周禮者稱俞庭椿爲變亂古經之魁而葵與王與之爲煽助異說之黨不亦傎歟其書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題曰周禮注其一卽此本不分卷數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注曰一作周禮補亡按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補亡之名著錄焉

周禮集註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

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謂冬官不亡大約沿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及晏璧僞託吳澄之說臆爲竄亂如引邱葵說謂太史直筆而書爲天官之屬無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讀禮而協事又曰以事協禮事又曰執其禮事然則太史當入春官經有明文可據唐職官志以太史令屬禮曹是其遺意今并入天官旣不通經且不明史矣又如所引僞本吳澄考註謂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當入教官之屬不知諸子之

職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蓋主以戎事詔國子故隸司馬今徒以修德學道之語并入司徒則夏官都司馬之職曰掌其政學亦未嘗不及於教將亦移入司徒歟是皆妄取前人謬戾之論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後義例率多不能自通徒為談周禮者所詬病耳

周禮定本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茲編亦其所著梓

溪內集之一大旨袒俞庭椿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說而參以偽本吳澄考注復以己意進退之凡爲五官敘辨五篇六官圖說一篇周官刪偽一篇周禮正經六篇刪舊本考工記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土訓誦訓司稼草人稻人場人囿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稍人旅師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

人羽人掌葛掌染掌炭掌荼掌蜃春人㢑人舍人
倉人遺人委人槀人夏官之掌畜職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遼師司勳量人以屬冬官明史芬本傳
稱芬精於周禮嘗謂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
吳魏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
於是經可云篤信乃從俞庭椿之謬說虛耗聰明
徒貽嗤點不亦深可惜歟

讀禮疑圖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辨論周禮

賦役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說以爲戰國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禮者爲圖辨之後三卷依據孟子立斷因及後代徭役軍屯之法論其得失大旨主於輕徭薄賦其意未始不善其說亦辨而可聽然古今時勢各殊制度亦異有不得盡以後世情形推論前代者至其牽合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欲改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文謂四當作五又增四都爲同一語則更輾轉蠹亂矣葢本傳姚江之學故高明

之過末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記述注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此編因考工記一書文句古奧乃取漢唐注疏參訂訓詁以疏通其大意於記文皆傍加圈點綴以評語蓋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誦習以當古文選本於名物制度絕無所發明末附考工記圖一卷亦林希逸之舊本無所增損

周禮訓雋二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深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書割裂五官沿俞庭椿之說於經義無所發明

周禮因論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是書以民極為周禮本原蓋本葉時禮經會元之說謂詩蔽以一言思無邪周禮蔽以一言曰為民極也其駁夏休井田譜之妄亦卓然有識然其文如語錄之體寥寥數條未為詳備

周禮發明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瑤撰瑤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編於六官之後各爲總論一篇皆無深意其雜取司徒之屬以補冬官益用三禮考註之本所錄經文亦頗多删節

周禮述註六卷 編修鄭際唐家藏本

明金瑤撰瑤有六爻原意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己卯前有瑤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條謂周禮之文爲漢儒所竄改其中有僞官亂句悉爲考定别以

陰文書之大旨本元吳澄三禮考註明何喬新周禮集註之說而又以臆見更定之其補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議改文議二篇即評論二氏之得失者也所定僞官亂句諸條若親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亦可謂果於自信矣

周禮說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徐即登撰即登字獻和又字德峻號匡樂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書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載考工記末一卷爲冬官闕疑蓋亦

取俞庭椿之說但尚未敢改經耳

批點考工記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謚文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取考工記之文圏點批評惟論其章法句法字法每節後所附註釋亦頗淺略蓋為論文而作不為詁經而作也

周禮完解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亦謂冬官

散見於五官而又變幻其詞謂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穿鑿尤甚中間橫生枝節不一而足如典瑞職王晉大圭執鎮圭晉即搢字鄭衆注本不誤賈疏云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其義亦最明而敬謂接見曰晉晉進也行禮從容漸進如日之升以附會於經文朝日之語果終歲如是乎此亦務勝古人之過矣

周禮古本訂注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憲莆田人萬歷中以蔭官太僕寺寺丞是編自序謂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吳澄何喬新五家補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闕何必强臆以亂成經因取古本訂正之其持論甚允而附葉時冬官補亡一篇於考工記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說又自相矛盾矣其註亦皆揣摩文句無所考正非解三禮之法也

古周禮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是書謂之古周禮者自别於俞庭椿諸人之改本也其註皆抄撮舊文罕能通貫然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視他家之變亂古經與其妄也寧拘矣

考工記通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字穆如宣城人是書凡例有曰此註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泰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啟明孫士龍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觀其書多斤斤於章法

句法字法而考據殊少則凡例盡道其實也其中
時亦自出已意攻駁前人如豬蹄汶則死此汶本
齊魯間水陸德明音釋不誤而昭慶謂此是岷江
不當音問引史記為證不知史記固汶與岷通未
嘗以考工記之汶為岷江也

重校古周禮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詞十篇書已著錄是編不
用俞庭椿改本與郎兆玉相同其稱重訂當即因
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敘官於惟王建國之前亦

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漢藝文志是書原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未免割裂聖經不必妄爲補綴而六卷仍列考工記乃自違其說其註釋多剽朱申句解體例猥雜殆坊賈託名未必真出仁錫也

周禮注疏合解十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采撰采字受先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臨川縣知縣福王時爲禮部員外郎明史文苑傳附見張溥傳中采與溥爲復社領袖在當日聲望動天下然此書疎淺特甚豈亦託名耶

讀周禮畧記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是書不全錄經文但每段標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註於漢唐舊說頗不留意如稻人下駁鄭氏每井九夫旁加一夫以治溝洫不知旁加一夫即所謂閒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獵九經而三禮則用功較淺云

古周禮釋評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孫攀撰攀字士龍宣城人是書因朱申周禮句

解稍爲訂補別以音釋評語標註上方葢村塾讀本也惟當明之季異學爭鳴能不刪削經文亦不竄亂次序兢兢守鄭賈之本猶此勝於彼焉

考工記纂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縣人是書主於評點字句於經義無所發明名爲纂註實勦襲林希逸考工記圖解之文其誤亦皆沿林本至經中軓字皆改爲軌獨與林本不同考詩匏葉篇疏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前軓也軌聲九軓聲凡輈人之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大馭王祭兩軹祭軓乃飲古書軓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軓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涂九軌註云軌謂轍廣也是二字辨別顯然希逸尚不誤明哲改之轉增一誤矣

周禮說畧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禮之中偶有所見即摘其一節一語而疏之以非解全經故云說畧書中多引

郝敬之說則在敬以後矣大抵議論多而考證少如謂官屬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檢其數乃羸其一如易之大衍虛其一也可謂穿鑿無理又如牧師孟春焚牧仲春通淫與月令季春游牧不合蕃鳥獸孳尾多乘春氣經特畧舉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無幾不必過泥而此書謂月令為秦時書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故後周禮一月不知秦地即周地無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見其隨文生義不能深考事實矣

周禮文物大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其板爲藍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屬次爲制度器物諸圖終以諸儒傳授圖大抵轉相勦襲摹寫失眞如王宮制圖外朝爲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爲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應在雉門之外而此圖列於庫門之外他若裘冕無旒六贄未備壇壝市肆亦弗詳載薮鄉塾兎園冊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楊甲作六經圖其周禮圖曰文物大全與此書之名相合又

國朝盧江盧雲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經圖重爲編輯其周禮圖亦曰文物大全然楊氏圖凡四十有三盧氏圖凡五十有一均與此本不符疑坊肆書賈於楊氏五經圖中摘其周禮諸圖而稍稍竄亂之別爲一書以售欺耳

周禮訂釋古本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前有康熙丁丑自序大抵宗俞庭椿之說而小變之謂冬官未亡而不必補考工記之文奇變而軌乎法

非周公莫能爲之處其官而詳具其法官省則繁費減法詳則凡事有作五官可以兼攝冬官可無設也其說甚巧然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周公安得稱鄭之刀又得稱秦無傷是開卷即無以自解更奚論其他也其解九賦云邦中四郊即鄉遂地是併百里爲郊六鄉在遠郊六遂在甸之異亦未詳考惟遂人溝洫說云遂人所謂十夫者十井之夫也其云十夫有溝則是十井之遂同歸於溝也故匠人謂之井間旣謂之間則非一井可

知較舊註差爲明晰耳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卽是書其分卷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閒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
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
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
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
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
地廣故取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
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
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

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註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𨵦公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然則周制甸服貢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豈邦國所貢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

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爲王之所食與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别生異說似未參考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鄙也愈乃曰四縣爲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
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况
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
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
縣爲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
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尚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
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此一乘之邑孔
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

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縣爲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尤舛誤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鄭讀乘爲甸謂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若

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則興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維禹甸之毛詩甸作甸甸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甸乘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即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即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周禮惜陰錄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

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
王齋曰三舉所以增一舉者謂助氣以行禮而世
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豈茹素之謂乎考工
記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白是配色
之法而世沐以為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
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
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

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尚書與周禮然古文尚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徵而牴牾有證吳棫所難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尚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

濫賦斂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虀至於非毁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亦明末諸臣屈身闖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或問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二官

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冢宰一論周禮與尚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官名官職同異一論八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八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閒田一論周官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謬一論與他經同文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蓋亦其門人所誤題也其持論是非相半其中亦頗有精核之論然以為職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為劉歆

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編名曰節訓葢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既非完本所輯註文又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葢家塾私課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備兎園之一冊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

一編考工記爲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顧琮序內稱合考工爲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爲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輙指爲後人增竄因力詆鄭元之注若大宰有九賦斂財賄鄭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即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

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
民則邦郊甸稍縣都之八今考載師首言園廛次
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畺明別園廛於甸稍縣畺
之外則九職之園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
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閒民統於
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則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
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
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
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園圃藪牧嬪婦臣妾

閒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强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即以斥鄭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注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錫予之財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賦既云斂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

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上有市征之欽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何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買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

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後代封椿留州諸色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苞襲宋人之說猶以鄭注口率出泉爲厚斂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苞以劉歆竊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則有賖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匡解曰賦洒其弊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故屋辟故

窮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注曰除逋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考責即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稱責爲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爲稱意故房元齡注管子責而食者幾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葩指爲王莽創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

矣注倍貸謂貸一還二此所謂横斂也若以國服
爲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爲不
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
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畺皆無過十二苞亦指
爲劉歆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畺通計
之則四十分而税六猶是什一而稍强耳賈疏引
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
畿税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

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寡據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爲九等荆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詆經文亦爲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文以行私故鰓鰓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

為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托不在聖人之制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己見分別偽辨凡二十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朱子曾稱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列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証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跡曼衍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冢人權人都司空家司

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與病俞廷椿以後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二十有一其與文炤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匠師工師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爲文炤所未載殆未見與書歟

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是書彙輯漢唐宋明以來及

國朝李光地顧炎武方苞之說分爲五部凡疏解經義者曰正義於本義引伸旁通者曰通論考訂注疏之失者曰辨正綜列後世事迹援史証經者曰餘論別著新義以備參考者曰存異書各六卷而總以翼疏爲名其正義六卷則又每卷自爲上下皆採輯前人之說不以已見參之書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條例十二則

周禮會要六卷 侍講劉亨地家藏本

國朝王文淸撰文淸號九溪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

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以周禮注疏浩繁但約括諸說略疏字義以便讀者其凡例稱經文一字不遺亦一字不動然敘官亦經文也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矣

周禮質疑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詩學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禮舊詁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間亦取後代之事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爲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不敢輕詆知三禮不可

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

周禮輯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藴已著錄此書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注若謂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司徒鄭注旁加之說皆襲前人緒論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

所服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則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爲上尊盛三斗六尊爲中尊盛六斗六罍爲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然則罍本下尊不待兆錫申說若以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雞彝鳥彝則曰祼用於獻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罍則曰諸臣之所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

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謂舟與罍同而不知
皆有罍句下有諸臣所酢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
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
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註云設以
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亦所
以承尊舟之承尊葢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
謂舟宜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
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
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

用褒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為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為出軍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為無見然遽詆鄭云為過殆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拾義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大濬撰大濬安溪人是書採輯註疏及諸家之說間附以案語然於禮家所聚訟者如幣餘之賦馬氏與林孝存王與之之說不同井田之法孟

子與漢志不同九獻之禮諸儒各異皆並採其說不加論斷書中多載李光地說蓋大濬為光地之族云

周禮三注粹抄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諸生是書詮釋周禮而不錄考工記其冬官補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復古篇謂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其後王次點邱吉甫皆用之吳草廬遂為考註云云是所據之本為俞廷椿復古編則所謂三注當即指

王邱吳三家而書中不標名氏直以己意融貫成文多迂濶不情之論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言治法道法無一字及著書之旨

附錄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會稽人紹興中進士樓鑰序云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亦未詳爲何官也其書因井田之法別以己意推演創立規制於鄉遂之官聯溝遂之縱橫王侯之畿疆田萊之差數兵農之相

因須祿之多寡門子遊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廟之位城郭內外之分以及次舍廬室市壘次序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車和門八節皆摹繪爲圖若眞可坐言起行者其考訂舊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萊田以時治之而已不必盡耕作也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屬刈之復生採之復出也不然既不謂之易則一家之力豈能歲耕田百畆萊二百畆萊刈穫之名虞人萊所田之野是也又曰㢑人受一廛耕百畆適長用力所謂可

任用者家二人適子之適力復可耕則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謂之餘子雖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則亦三人故庶子謂餘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爲國地方百里則可以爲同春秋蕭同叔子何休注以爲國君是也又曰五十里爲則大宗伯曰五命賜則注云則者未成國之名以漢制考之可見如是之類尚可存備一說至於以管子經言解論語自經於溝瀆爲經正溝瀆之制則附會甚矣夫阡陌既開以後井田廢二

千餘載矣雖以聖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
郡劃平城堡驅使天下久安耕鑿之民悉奪其所
有使之蕩析變遷以均貧富一二迂儒乃竊竊然
私議復之是亂天下之術也使果能行又豈止王
安石之新法哉同時瑞安黄毅乃爲作答問一篇
條舉或者之說一一爲之疏通證明殆不知其何
心矣陳傅良之序有曰其說以不能成都鄙者爲
閒田不可爲軍師者爲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
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皆通論

餘多泥於度數未必皆叶似稍稍致其不滿永嘉之學雖頗涉事功而能熟講於成敗此亦一證矣此書宋志著錄明唐樞作周禮論力斥其謬則樞尚及見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無用之書傳之者少也惟永樂大典之內全部具存核檢所言實無可採姑附存其目而糾正其失如右

周禮沿革傳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謚恭簡

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
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
春官蓋未成之稿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
代亦不相沿襲挍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
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即挍亦
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即不目爲醇儒故不
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誥亦此意也

右禮類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

附錄二部四十四卷皆附存目

釋宮一卷 通行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原載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然實李如圭作編集者誤入說見如圭釋宮條下

儀禮節解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為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為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為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

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壻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爲無專制之義在壻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即席于奧耶蓋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禮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宜詳公食大

夫禮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裼襲有衣之裼襲有玉之裼襲鄭注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璋還玉皆以爲易衣加衣之儀覲禮匹馬卓上蓋卓立向前之義鄭注誤以卓爲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鼏若束若編非以茅爲鼏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禮經集註十七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字蓬元堂邑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主朱子儀禮爲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爲主其間自出新義者則多所未允如士冠禮文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鄭注以適東壁爲出闈門賈疏謂母冠子無事在闈門外故子出闈門見之敖繼公不從鄭義以適東壁爲在東堂下其說已非鳳翔又以爲適東壁者又升自阼階適東壁房前北面見母是時母已在房果如

所言則降自西階之後仍當有升阼階之文何以經文無之耶此類數處皆立異而不能精確也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不全錄第曰自某至某所錄多郝敬敖繼公之說取材頗儉其自爲說者亦精義無幾

儀禮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逐節逐句分解撮標註義頗爲明簡較所著他經稍

善然亦疎於考證如士冠禮云缺項青組纓汲古閣本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滕薛名蔮爲頍世沐謂字書無此蔮字而疑之不知蔮本當作幗前漢烏桓傳云猶中國有幗步搖註云幗音吉悔反字或爲幗蔮幗幗二字通續漢書輿服志云太皇太后太后入廟剪氂幗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紺繒幗廣雅曰幗謂之帨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俱作幗字可以正刊本作蔮之譌至若釋名曰幗恢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卽鄭注滕薛

名䕭爲類之確證而釋名作𥫗不作䕭則汲古閣本鄭注作䕭其誤顯然世沐心知其誤而不能究其所以誤殊核之未審又此書多載鄭注所引古今文然闕漏不可枚舉即如士冠禮注云古文闑爲槷閾爲蹷又云古文旅作臚又云今文纚皆作熏又云古文盥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爲柄又云古文啐爲呼又云古文亶爲癉又云今文格爲嘏此九條俱失載則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禮戒賓節在筮賓之前而世沐謂戒賓當

在筮賓之後今考鄭注戒賓者戒主人之僚友筮賓者筮其可使冠子者葢先戒衆賓後乃於衆賓內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賈疏謂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是吉故先戒賓賓已許方始筮之以其賢恒自吉故先戒後筮此義最易曉而世沐謂當先筮後戒戒疎矣至謂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則意複詞縟具文滋僞又謂字冠者不當有祝詞之類尤臆斷之說也

昏禮吾說篇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義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是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爲戰國以後人僞作故逐條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考釋名釋喪服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齊齊也故鄭注喪服傳曰斬不緝齊緝也與釋名之義相符奇齡乃謂齊而不緝乃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三年之重齊不緝期功則緝之然所謂齊而不緝仍是釋名斬衰不緝其末之說又

何必陽改其名而陰存其實至謂期功以下之齊乃緝則齊衰三年者皆已不緝是改斬之名下同於齊又改齊之實上同於斬支離怪變彌爲不可究矣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僞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齡所最信者也左氏昭公十年傳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縗絰之中杜預註曰旣葬未卒哭猶服斬衰明爲斬衰之確證乃引雜記三年之喪如斬語謂非服之斬義襄公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

晏嬰粗縗斬苴絰帶之履是斷斷不得謂之非斬服者奇齡亦謂斬字下屬苴絰帶為句乃斬苴麻以為絰帶荀子一書亦奇齡之所最信也荀子三年問篇明出斬衰之名不能復辨則曰禮論篇中但有齊衰無斬衰三年問篇乃後人妄改夫稍可穿鑿之處即改易其訓詁句讀以就已說至必不可掩之處則適而謂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復有可據之書乎奇齡又謂三年之喪當為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無解於荀子禮論篇二十五月而

畢之之文遂謂畢者乃畢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後又加禫服九月考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孔頴達疏曰此謂禫祭旣畢吉祭以後無所不佩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喪大記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閒傳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飲酒者先飲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諸禮經顯有典訓今奇齡謂禫後服祲冠素端者凡十月與經義無一相合豈先王制禮之意乎其他若謂

父在為母不當期年父母不當為長子三年皆據律以議經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違心巧辯哉

儀禮訓義十七卷庶吉士蔡廷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題康熙庚申則近時人也其書以一篇為一卷第約取註疏而參以朱子及楊復之說其餘諸家槩不採錄雖頗簡易然禮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盡注疏以外限以朱子

師弟二人遂舉諸人而屏之殆非該貫之道也

儀禮釋例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濶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

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合延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卽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或謂之韎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
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
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即
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
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
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
意如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韋爲
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
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

為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即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即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已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

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永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靺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左氏傳所云靺韋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靺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

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葢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永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葢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儀禮易讀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駉撰駉字德淳山陰人是編刻於乾隆乙亥

於經文諸句之中略添虛字聯絡之以疏通大意

又仿高頭講章之式彙諸說於上方大約以鄭注

賈疏爲主而兼採元敖繼公集說明郝敬集解及

近時張爾岐句讀諸書間亦參以已意

附錄

五服集證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駿撰駿常熟人是書成於正統戊午考論五

服之制設爲問答以明之大旨於古制遵朱子家

禮當代之制則遵明太祖孝慈錄所採諸書不過

十餘種而已明史藝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序末有大明歲次壬申進德書堂新刊字則此本猶屬舊刻不由竄亂明史蓋誤以六字爲一字耳

讀禮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詩問已著錄是書取禮家喪服之制意所未愜者辨之又雜論俗禮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條間有可採而師心之處爲多

制服圖考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從子

也是編集歷代喪服禮制每條下分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古重今輕古輕今重四目後爲雜問篇凡三十九條所引經傳禮書及諸家文集頗稱該洽然斬衰之喪有三十四條而所引僅三十一條如政和禮所載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之喪及孝慈錄所載爲人後者爲所後祖母之喪皆古今異制而建子未及詳載又齊衰杖期如儀禮所載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載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儀亦古今異制當一

例詳辨者亦皆脫略則考核尚未甚密也

讀禮紀略六卷附婚禮廣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薰祥撰薰祥字熊占長洲人是書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喪時所作皆以糾正世俗之誤其間有泥古而過者如母服齊衰三年固古者喪無二斬之義然自明洪武以後凡律令之文皆云爲母斬衰仍欲依喪服之文服齊衰等而上之將遵古禮爲母期年耶是亂王制也昭穆祔遷之說陸佃已與何張異議至同堂異室而無左昭右穆之

次者朱子已云爲禮者猶執祔祖之文似無意義而兩存其說矣並祥必欲昭遷而穆不動穆遷而昭不移不幾於親盡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親盡乎其他微文瑣節事事糾以古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實多滯礙而難行至於喪親匿喪之類皆律有正條懸如日月更不待斷斷辨論矣後附婚禮廣義一卷斟酌今古之間較爲易行然皆前人家儀所已有無勞複衍爲也

右禮類儀禮之屬十二部一百一十卷附錄四部二

十二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

經部二十四

禮類存目二

批點檀弓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寶祐四年進士宋末爲江東制置使臨安破後卽弋陽起義兵兵潰後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脅送燕京遂絕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義傳是編莫知所自來明萬歴丙辰烏程閔齊伋

始以朱墨板刻之齊伋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亦不言謝本出誰氏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託爲之又題楊升庵附註而與愼檀弓叢訓復不相同據齊伋序稱彙註疏集註集說諸書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簡端則齊伋之所加非愼原註也蓋明季刋本名實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以七十二候分屬於二十四氣各訓釋其所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時訓解乃以五日爲一候澄作禮記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義然不聞更有此書其說以經文所記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習見乃博考說文埤雅諸書兼訪之於農牧著爲此編然考證名物罕所發明又既以螻蟈爲土狗又載鼫鼠五技之說自相矛盾既以虹爲日映雨氣又引虹首如驢之說兼采雜書亦乖解經之

法疑託名也

檀弓叢訓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大禮謫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本前有慎自序後有永昌張含跋蓋慎在滇中採鄭孔賀陸黃吳諸家注義以補陳澔集說所未備然如胡寅以檀弓爲曾子門人與子思同纂修論誑魏了翁又斷爲子游門人此書既單行何得於著書之人略而不敘但引孔疏數

言無所訂正又言思爲子游之子注復遺之至大夫遣車五乘與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語葢邊地無書姑以縣揣遣日原不足以言詁經也

就正錄禮記會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宗周撰周字維翰興化人嘉靖辛卯舉人官至馬湖府知府是編於先王之制先聖之言多以意斷制懸定是非其義皆不考於古其體亦近於語錄

禮記明音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覺撰覺江陰人江南通志作武進人嘉靖辛丑進士書末有南京禮部郎中巴郡劉起宗跋稱溝東王子溝東蓋其别號也是書大抵據陳澔集說專標字音因書而及其義因聲而及其形其所引諸書刪節詳略初無體例亦間有不著出典者雖於訂正俗讀不為無功要亦鄉塾課蒙之本而已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長洲人以選貢授紹興府訓導是書所論凡曲禮六條檀弓九條王制三條曾子問二條文王世子一條禮器一條郊特牲一條內則五條玉藻二條大傳一條少儀一條喪大記二條祭義一條表記一條緇衣一條蓋未竟之書也嘉靖丁未陸粲刊冠所作濯纓亭筆記附載於末然筆記爲雜說而此書究爲經解今仍析爲二各著錄焉

禮記集註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有今文周易演義已著錄是書
以陳澔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訓以爲
此註於鄭賈注疏間能體會然訾斥經文者不一
而足如曾子問云至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
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
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
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師曾謂齊衰大
小功待除而冠未爲遲何必因喪而冠冠禮三加
而醮冠畢而醴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云三加安

得有醮而無醴遂指二句爲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葢師曾以儀禮士冠禮之三醮一醴并爲周人一代之制故謂三醮之時各有醮冠畢而又醴今經文既無三加則苐當有醴不當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時並無三醮待冠畢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禮故經文次在冠畢而醴之後先本朝而後前代也士冠禮鄭注賈疏甚明此經因遭喪殺禮故改冠後之一醴爲一醮自用周制師曾不考註疏誤執殷禮故有是說葢於三禮經義未能

融合僅隨文而生義宜其說之多誤也

禮記日錄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乾行撰乾行字玉巖福寧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重慶府知府是書首有嘉靖乙卯鍾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經擢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禮衡藩乃以公之士類今觀其書割裂周禮儀禮散綴於禮記之中不復別識與朱子經傳通解之例已大相剌謬又以小學故實竄入經文混合爲一尤爲龎雜其註或一節附論一篇或十餘節附論一篇多

牽引道學語錄義旨膚廓

禮記輯覽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養相撰養相睢陽衛籍鳳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其書蓋爲科舉而設不載經文惟以某章某節標目循文訓釋不出陳澔之緒論

禮記要旨補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戈九疇撰聞人德行增補蔡必大序又稱古陸守戈公以聞人先生舊所傳要旨板行先生獨弗是曰是吾土苴也因取舊稿改竄補綴以備

一家之言据此則是書始終出德行手九疇特刋行之耳與標題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經義考載閒人德行禮記要旨補十六卷又載戈九疇禮記要旨十六卷戈氏書既載其後不應閒人氏書先云補尤爲舛互此本僅有十卷而兼題二人之名其書乃鄉塾講章每節下綴以破題最爲猥陋殆書賈以二家之言合併竄亂以成此本歟明季坊本其不足信類如此不足深詰也九疇字雨泉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據蔡必大序其官爲嚴州府

知府德行字越望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據呂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謫其詳則均不可考矣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馬時敏撰時敏字晉卿陳留人隆慶中貢生是編不載經文但如坊刻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節而敷衍其語氣其名中說者謂折衆說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陳澔集說未見其折中者安在

禮記新義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湯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陽人朱彝尊經義考

敘其書於王翼明趙宦光之前蓋隆慶萬歷間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書與先儒傳注多所牴牾如解純素謂純字不當讀準解負劍辟咡謂負劍爲長者背負童子皆不可爲訓惟於名物度數偶有考證間或可備一解耳

禮記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依文訓義多作語錄之體間有新說則多與經義違背如曲禮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

冠衣不純采鄭氏注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訓最明晰舜牧乃云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純字亦將作飾緣解乎是併字義未及詳考而漫與鄭孔爲難也

檀弓輯註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字子野海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書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鄭註全錄於孔疏則刪繁存簡謂之疏畧其陳澔諸

家之說則分行附書各畧以已意爲論斷所論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從正義非門徒而達禮之說孔子少孤一條釋其愼也即如字謂必誠必信曰愼不從鄭氏改愼爲引之訓皆有可取然於喪禮異同反無是正未免舉小而遺大耳

檀弓述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是書集鄭註及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如二三子羣居則經辨鄭注以爲朋友之非速貧速朽取方希古之

言以為傳者之繆皆為有見惟經文加以評點非先儒訓詁之法如王廷相論立後并榛與王應麟考證蒼梧之類皆事關經義而轉與論文剩語列在上方亦非體例也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言禮記者當以鄭注為宗雖朱子掊擊漢儒不遺餘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禮註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則非有授受淵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鄭義

多所駁難然得者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謂未仕者不稅人稅當爲襚國君七个遣車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井非祀道塗之行若祀道塗則祀土矣又謂鄉人禓是祖禓相逐不讀爲陽鄭訓爲强鬼非也又謂動乎四體爲人之四體非龜也凡此之類有前人已言者有自立義者固足以匡鄭氏之悞至於曲禮葱渫處末鄭訓渫爲蒸葱本自不悞蓋上文有膾炙有醢醬膾爲細切之肉腥細者爲膾炙爲炮肉皆二物也葱渫分

生熟亦承上二物而來而疏引并渫不食謂渫即
渫字通爲屑蓋葱屑也考之爾雅說文玉篇廣韻
諸書古無訓渫爲屑者也又謂醆酒涚于清汁獻
涚于醆酒猶明清于舊澤之酒本以茅泲醴盛於
醆和之以水加鬱金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
酒之類舊澤謂舊酒醲厚如膏澤鄭援周禮謂明
酌爲事酒醆酒爲盎齊清爲清酒汁獻作汁沙舊
澤當作舊醳皆悞今詳推鄭義皆援据精詳無可
駁詰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斷又謂襲上有衣不

宜又加以裼多衣則累古義不明不知錦在裘上
上有絅衣經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議古又謂孚尹
孚爲信尹爲剬鄭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
達猶誠信之及人若芛訓字爲信則下文固有信
字在豈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鄭氏之學其間附會
讖文以及牽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
則貫串羣籍所得爲多魏王肅之學百倍於敖繼
一生之力與鄭氏爲難至於僞造家語以助申已
說然日久論定迄不能奪康成之席也敖乃恃其

聰明不量力而與之角其動輒自敗固亦宜矣

禮記新裁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童維岩撰維岩字叔疑錢塘人其書但標舉題目詮發作法蓋鄉塾課本專爲制義而設者

檀弓原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編取檀弓上下二篇刪節陳氏集說益以諸家評注而參以已意亦往往失之臆斷如何居之居謂不應音姬當作何處講則併不知古義又君子有終身之憂故

忌日不樂蓋以喪期有限而思慕無窮故於此日戒之終身而應仁謂一日不足以概終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忌尤曲說矣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嶧珍涇陽人萬歷壬子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註曰幾節大旨以陳澔禮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為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鄭注說曾子弔於負夏一條謂填池當作奠徹胡

氏銓謂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霤者
塡者縣也魚以貫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
但云塡池當作奠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
同異又如孺子𩊚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
置撥榆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休十
年成轂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輴其說本諸陸
佃與鄭註讀撥爲拂者逈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
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
採自本書故不能原原本本折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註三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陳澔集說徐師曾集註掇其所長裒爲一編而以已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纂註與新義截然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禎胡士容二序皆稱曰禮記纂註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爲舛悞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

殆亦慨以爲一也獨是刋書之時道衡尚在不應不一視維禎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解耳

禮記手書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鴻恩撰鴻恩黃岡人萬歴中舉人此書成於崇禎癸未乃鄉塾課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有考工記通已著錄此編亦取便於初學體例與所解考工記同其釋曾子易簀

一章謂寢簟無定制不過大夫華而士樸案古制流傳雖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數與夫紛純黼純之異及車旗衣服之別推之則大夫士之簟亦必有辨旣明曰大夫之簟則簟爲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異說也

禮記意評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泰貞撰泰貞字道子海鹽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泰貞此書乃棄置一切惟事推求語氣某

字應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場屋之講試題非說經之道也

說禮約十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餘姚人天啓中貢生官弋陽縣知縣是書乃坊刻講章於名物制度絕無考證其註王制有曰三命元再命絺考周禮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疏舛矣

禮記敬業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楊鼎熙撰鼎熙字緝庵京山人崇禎庚午舉人

是書專爲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又刪去曾子問明堂位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宋人禮部韻略凡字出喪禮者不載已爲紕繆然未敢刪經也至明代而喪禮不命題士子亦棄而不讀乃併經文去之時文盛而經義荒此亦一驗矣宋人亦以檀弓爲喪禮故何居之居韻略不載楊伯嵒九經韻補欲增之此篇獨有檀弓葢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爲有資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以一篇爲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無注亦存經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實義者僅十之一餘皆詮釋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謂不可信考證尤疏惟前有三禮總論言輿同之故乃頗有可採

檀弓評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編每章皆摘

錄陳澔集說而以評語載於上闌如唐韓愈宋謝枋得元吳澄明楊愼茅坤諸家悉采入之而謝氏之說獨多

禮記提綱集解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邱元復撰元復字漢標號嵋庵諸城人是書不列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某章某節隨文衍義以陳氏集說爲主葢經生揣摩之本也

禮記疏畧四十七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沐於易詩書春

秋皆有完書此經則但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其餘乃武進王潤登封馮五典上蔡李範世及其從子煓所分注而沐總其成書內又有張燧張斌所注者內則一篇則又全用陳澔註自序謂他經皆疏畧五經闕一不可又謂耄矣倦於勤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注云云夫詁經本著所心得何必務取足數乎

禮記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合

曲禮檀弓雜記各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每篇之首各註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註多襲陳澔之文而簡畧彌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錯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世沐釋元日曰上辛釋元辰曰郊後吉日今考正義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獨斷曰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

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黄帝以辰臘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與用元日異者也今世沐知元日為上辛而不知元辰之為亥日是併未考正義也又月令令百工審五庫之量世沐云庫門設此五庫今考玉海引三禮義宗曰因其近庫即以為名非即於庫門設此五庫也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闔蕋謂庫門亦為臺門之制公羊傳註禮天子諸侯臺門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此兩觀一觀之地豈遂以為可設五庫乎又玉藻曰

日中而餕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無樂至日中餕餘乃用樂勸飫今考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於造此非謂餕餘之食也而侑食皆有樂故玉藻孔疏曰言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此義甚顯而世沐疑其無樂疎矣觀其自序世沐手錄此稿時年七十四矣可謂耄而好學而其書如是葢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為末務也

禮記偶箋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與所爲學禮質疑相表裏皆欲獨出新義而多不能自通如謂士喪禮所云乘車道車稾車卽是遣車則士亦有遣車鄭注謂士無遣車誤又謂牲體不載於遣車今考雜記遣車疏布輤四面有章注輤其葢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隂翳牢肉而士喪記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緌轡貝勒縣於衡但稱鹿幦則僅覆式之章而無四面之章可知又凡喪車之有輤者經文必特著之雜記曰其輤有裧緇布

裳帷又曰大夫以布爲輤又曰士輤蒲席以爲裳帷其於遣車亦特著曰布輤士喪禮經文於乘車詳及幦笮韇旜及纓轡貝勒之細而不着輤及四面之章則異於遣車明矣又士喪禮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槀車載簑笠而雜記曰遣車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粻蓋載牲兼載粻也與載皮弁朝服簑笠不同乃斯大謂遣車載粻而不載牲烏知載皮弁朝服之車又豈容兼載粻乎又鄭註置於四隅謂以此遣車置於槨之四隅故周禮

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亦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
墓藏遣車小故可以人舉之置諸槨中即斯大亦
信其說若士喪禮之乘車道車槀車賈䟽云此三
車皆當有馬故有纓轡勒則非人力之所能舉而
槨之所能容也與遣車安得合而爲一檀弓曰諸
侯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是遣車載
牲之明証乃斯大謂个與介通七乘五乘乃視七
介五介之數今考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
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太牢包

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據此則雜記所云牢具卽檀弓所云七个五个惟遣車載牢具故其數視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謂遣車不載牲於檀弓雜記顯相剌謬特牲禮曰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有司徹曰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士虞禮曰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少儀曰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九个是个爲牲體諸經鑿鑿斯大於檀弓乃廢

个之正文而從介之借讀影響甚矣斯大又謂雜

記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閒月卒哭若亦閒日虞則終

虞與卒哭相去日遠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

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閒五日或

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

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注曰有

所用接之處禮所謂他用剛日也賈疏喪服小記

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

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大夫以上依時葬及虞者後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據此則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本是常禮爲赴葬赴虞者設並不爲大夫以上虞卒哭異月設也然則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故再虞次虞止間日一舉若間五日七日九日一舉則與弗忍離之意太遠又喪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卒哭而受服正

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據此
大夫於虞訖受服經明云三月受服則大夫之卒
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謂大夫
以上虞必與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
哭之月殊屬臆測又斯大謂魯有周廟即頖宮也
魯立頖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
因頖宮祀文王故以周廟爲文王之廟今考文王
世子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周公若孔子
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周禮曰凡有道

有德者使教國子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類也斯大謂魯頖宮以后稷為先聖文王為先師未之前聞也又考襄十二年傳曰吳王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注宗廟所出先王之廟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若頖宮則鄭禮器注所謂郊之學也為同姓哭臨不應在郊學則周廟非頖宮明矣昭十一年傳鄭使

祝史徙主祏於周廟豈亦曰頻宮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謂周每年時祭皆祫儀禮覲禮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曰朝本是一體深衣十二片四片屬於內衽四片屬於外衽其誤已於所爲儀禮商學春秋隨筆黃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謂祭天之圜丘卽覲禮之方明壇則尤駭見聞不足深詰已

曾子問講錄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載許鞧

以下諸人質問之辭而各爲之答大抵掊擊鄭註孔疏獨標已見其中決不可通者如經文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禮也葢孔氏以女家不許而男別取與男家不許而女別嫁互文見義奇齡則謂壻辭婚後女家復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忘弗敢即取然後女家徐徐嫁之謂仍嫁此壻非別嫁也殆因何孟春餘冬序錄深疑

此記之有訛故奇齡解以此說然按之經文全不
相合夫讀古人書當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
滯於其辭禮記此文葢爲屆婚期而遭喪者男或
以中饋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喪而先議別娶女
或以摽梅之過期不能待其壻免喪而先議別嫁
故聖人明爲之制使必待三年免喪而復請明未
三年免喪以前不容有異說也使必待壻不取而
後別嫁必待女不嫁而後別取明茍非壻不取女
不嫁則斷無別嫁別取之理也然則所謂壻不取

女不嫁乃充類至義之盡要以必無之事猶晉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後嫁耳何必作是曲說哉況左傳載齊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犨以嬖妾屬其子曰必嫁之則嫁之爲别嫁明矣何得解爲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是皆横生臆見殊不可從惟謂三月廟見爲廟見舅姑謂除喪不復昏爲不復行昏禮數條尚能恪守經文注義不爲譎變之說耳

禮記詳說無卷數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自序謂明太祖時專以註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陳氏集說攷元史選舉志仁宗皇慶中已以禮記註疏取士不始於明覲祖考之未審也其書於註疏錄十之五兼採衛湜吳澄郝敬及諸家之說大旨取足與陳澔集說相發明者自序謂坊本諸講其標宗旨剔字句順口吻聯脈絡化板爲圓亦足醒人心目故編檢而分載之附先儒後則其作書之旨大畧可知矣

禮記章義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藴已著錄是書大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儗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篇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

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節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間有考證較之陳澔所注固爲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歿後之事兆錫乃註曰豈其未聞教之初則然歟是未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也疎畧如是而動輒排擊鄭孔談何容易乎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吳澄原本

國朝朱軾重訂澄有易纂言軾有周易傳義合訂皆已著錄是書篇目註釋一仍原刻惟軾有所辨定發明者以軾案二字爲别附載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間有旁涉他文者如註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一節云軾按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入神予嘗閱兵壁壘森嚴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靜寂無人語已而風

動大聲如驚鴻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聲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擊乃知急繙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見即筆於書後來編錄校刊之時失於刪削歟

戴記緒言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勲撰奎勲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

字逐句條辨於後然自信太勇過於疑經疑傳牽合穿鑿亦自不能免也

禮記類編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元滄編元滄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貢生以修書議敘官文昌縣知縣是書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通論兼禮樂廣論分敬仁行學治政六條目末附諸禮儀節如曲禮毋不敬至樂不可極數語列於廣論敬之首賢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數語

列於廣論行之首夫禮者所以定親疎至貧賤而
知好禮則志不懾數段列於開卷通論禮之首頗
爲繁碎自序云制裁經文各依門類先儒有行之
者且謂此書非誦習之書而考索之書也誦習則
檀弓有檀弓之文緇衣有緇衣之文考索則曲禮
有內則之事內則有少儀之事云云其書葢取檢
閱之便然而經文變爲類書矣

學禮闕疑八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蓮撰青蓮字華岳襄城人是書皆補正陳

澔禮記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僅成七卷自曲禮至奔喪篇止末一卷則其弟青芝所續成也其駁陳氏之悮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青蓮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悮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

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亦多可取然詳於議論而畧於考据又時時橫生臆說如以喪服之免爲明之綱巾與吳廷華之以免爲卽今之襯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論文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濩孫撰濩孫字遯人高郵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專論檀弓之文故圈點旁批以櫛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復綴以總評亦附註其文義其凡例謂檀弓有益舉業凡制義

中大小題格局法律無一不備是爲時文而設非詁經之書也

禮記章句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戊戌自序蓋其未通籍時所輯也按禮記諸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如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類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魏有孫炎復改易舊本以類相從而唐魏徵亦以載

記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秘府其書今皆不傳至宋朱子嘗與呂祖謙商訂三禮編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别為記其大綱存於文集而晚年編次儀禮經傳通解則其條例與前所訂又有不同元吳澄作三禮敘錄别投壺奔喪補儀禮之經冠婚鄉飲燕射聘覲為儀禮之傳其餘三十六篇為通禮者九為喪禮者十有一為祭禮者四為通論者十二此則啟運是書之所本也然啟運之意則以朱子

經傳通解一書中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不爲完書而僞本吳澄考註分合增減尚多未安惟

國初丙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禮記通識其條分規合遠過僞吳氏本然於啟運之意猶有異同因復更其後先補其缺畧定爲四十二篇以大學中庸冠於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内而又取少儀之句以附之服問篇全附入小記

內檀弓則分其半合諸問喪三年問間傳喪服四制而總謂之喪義郊特牲則分其半入禮器篇內而其半分入冠昏祭義其餘補附參合或章或句尚非一處蓋與劉向別錄之以全篇分類者大不同矣

禮記彙編八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取禮記四十九篇自以已意排纂分為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

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禮之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其意蓋欲別勒一經據漢儒之上然自孫炎以來弗能也況心敬乎

附錄

夏小正解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諸生是編總題曰榆墩集選蓋其集中之一卷也其註嗚蜮

曰凡釋者貴以邇言土名通之釋扎以𥶴粽釋蜮以屏造是猶釋符萊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爲夏五可也是亦不務與僻不倚穿鑿之旨然詁爽死以爲爽鳩祭鳥恐古文雖與不至此解俊風爲俊美之風是又未考尙書大傳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詁一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硯北易鈔已著錄夏小正一

書原載大戴禮中自隋志始別爲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别經傳而爲之註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儀禮經傳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見傅氏之書遂以爲朱子舊本采附通鑑前編夏禹元年下而句爲之註與傳頗有異同

國朝濟陽張爾岐合輯傳註爲一編附以己說叔琳以傳註多相重複乃汰其繁蕪以成是註亦以己說附之其稱傳者大戴禮之文其稱註者履祥之說註中稱張氏曰者爾岐說稱按者叔琳說也其

中如改蘊黍萩麋作萩麋而下萩麋作萩麋鹿八

從引易司鹿從禽丹鳥白鳥不主螢火蝙蝠及蚊

蚋之說以螢爲螂以蚋卵蒜爲二物皆與舊說不

同至鳴蜮傳中屈造之屬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謂

爲蝦蟆則牽合甚矣

大戴禮刪翼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編

節錄大戴禮記而自爲之注其孫蕻跋其後曰刪

翼者因舊本而刪其繁冗翼其義理者也刪其繁

穴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無忌等文巽其義理如禮三本篇據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快是也有注在家語而從畧者如王言五義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禮記而從畧者如哀公問禮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壺等篇是也有注在儀禮外編而畧互見其義者如夏小正武王踐祚等篇是也有舊本無註而箋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圓與少閒本命等篇是也其逃兆錫之意頗悉然古書存者僅矣巽可删不可也

夏小正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解夏小正之文或採他說或出已意欲仿鄭元之說檀弓註簡於經故所註最畧然頗斷以臆見如正月雉震呴此自感陽氣而震動舊解謂雷在地中人不聞而雉聞之已爲穿鑿錦乃斷雉爲一句震爲一句呴爲一句意訓震爲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雞桴粥讀粥如字解爲祝雞聲引韓愈詩羣雌粥之爲証然則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爲祝雞聲乎

古文簡與傳寫多訛固不必一一強爲之詞必欲盡通之則不鑿不止耳

右禮類禮記之屬四十一部五百七十一卷內一部無卷數

附録四部七卷皆附存目